

作者：严钰祺



# 追·寻



**作者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严钰祺，今年十七岁。我曾在上海担任过“中华小记者”一职，采访过多位革命老前辈，采访作品还被选中参加巡回展出并与其他小记者的作品一同被编印成册。我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我喜欢曹公与麾下文武武将的惺惺相惜、君臣之间的鱼水之情、甚至还有诸侯英雄之间的尔虞我诈，此中颇有“良计环环不遗策，每临制变满座惊”之感；最让我钦佩和赞赏的，是在《三国演义》中被丑化的英雄——曹操，他是乱世的终结者，他是气壮山河的豪杰，他是高歌一曲“出淤泥而不染，俗也；出淤泥，念苍生之苦，染之”的英雄。我也喜欢听音乐，特别是抒情的歌曲和乐曲，例如《半城烟沙》、《清明雨上》和《高山流水》。《高山流水》中，巍巍高山让我心生敬畏，潺潺流水让我沉醉，天高、云淡、风轻，一派祥和安宁之景；只可惜“高山流水音犹在，只是伯牙自毁琴”……我还很喜欢写文章、诵读诗词曲赋：我喜爱李清照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喜爱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喜爱辛弃疾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喜欢杜牧的“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我钟情于纳兰容若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我沉醉于李白的“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我爱想象，爱发呆，爱看电影和动画，有点感性，有些腼腆……这就是我，一个心思细腻、却又不乏开朗的女孩。

伴随着六国沦陷的丧钟，追赶着历史的脚步，我跟随者攻打匈奴的将士，目睹了一代王朝的分裂与割据；顺着京杭大运河的波涛，我驻足于乌垒的西域都护府，无能为力的看着金军将帝王掳走；当我依旧在为版图的辽阔而欢呼，腐朽的王朝早已土崩瓦解，外族的枪炮瞬间打开了中华的国门。我听见有人唱：“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第一世。初次见面，我知道，你不认识我。我是你案桌上的玉玺。始皇陛下，还记得吗？你曾经用你那那指节分明的手，轻轻地托起我，缓缓将红刻文印在一卷卷圣旨之上。我听见六国百姓渴望复国的呼声，我看见数万兵马在长城边集结。你以为没有人看见你内心的孤寂与悲凉，没有人窥见深夜的宫殿中那个独自挑灯批改奏折的身影——可是，你错了。有一道目光正追随着你，有一颗心正紧贴着你。我们之间不需要言语的沟通，因为我懂你，懂你的疲惫，懂你的孤独，懂你肩上沉重的担子，懂你面对千夫所指时的叹息。长城成功地阻挡了匈奴的猛攻，我不懂为何还有人偏偏要借着死亡的那些人来污蔑你的英名——若是在修筑长城和与外族刀兵相见之间选择，我定会选选择修筑长城，并不是为了那万世名誉，而是我要守护我的人民。统一六国，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带来的是割地、吞并、生灵涂炭；你不明白，为什么让百姓们远离战争的纷争之后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回报”你。我无言。多年以后，最终你还是去了，不是在大殿之上、荆轲剑下，更不是在博浪沙处、

颍川张良的“计谋”之下。我眼睁睁看着大秦帝国的宫殿被乱军占领，我被这只军队的首领用他那脏兮兮的手来回把玩，屈辱占据了我的心——我要去找你。我这样想。在离开玉玺的那一霎那，我回想起那些凄冷深夜，你对着我的呢喃细语。你以为我听不懂，其实，我什么都知。但是，无法对你倾诉，只能细细聆听。你对我的交流，用语言；我对你的交流，用心灵。

第二世。你已忘了我。但，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我是你肩上的大鹏。苏东坡曾言“愿‘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而我，则是跟随着你，真正上了战场。我是你最亲密的伙伴。我们一起拼杀，一同抗击外族，甚至一同吃肉，一同引吭高歌。你总是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知道，你的壮志，在沙场。……可我还是没能陪你走到最后。史书上的你仍在，跟随着我的我却消失无踪——我知道，这些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而你，最终仍将一个人。可是，我料到了结局，却没料到过程——秦佞利用皇帝对他的宠信，向你颁下了班师回朝的旨意。但我知道，你即将成功，金兵将被你赶回原先的处所，这是何等关键的时期，又怎能功亏一篑？可是圣命不可违，你仍是回京了，也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投入监牢、定罪、行刑，这一套流程秦佞做得得心应手。可“靖康耻”至今仍未昭雪！你悲愤，你无奈，可又能为何？我注视着你走上亭中的“刑场”，从容不迫得像是将要赴一场盛大的宴席，可我知道，你的心中满是不甘！这一世，你是岳飞。这回，你用血与我对话；而我，则用魂来回应。下一世，我还要找到你。

这已经是第三世了。你又是全新的你。这次，我是你佩戴的那柄剑。我知道你的姓名即将再一次出现在史书当中，但我不愿你的人生充满艰辛——如同你的上一世。这一回，你是内阁宰辅张居正。我会永远记得那一天，几乎所有人都成了你的敌人。父亲逝去，你本该回乡守孝，可皇帝却苦苦哀求、希望你留下来处理国政。你还是留下了，却破坏了千百年来所传扬的孝道，所有的文臣武将纷纷弹劾你，包括你的众多弟子在内的许多人甚至对你恨之入骨。我想高喊，这不是你的错，可是又有谁能听到？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无力。后来，你在父亲的灵牌前跪下，在官员们对你的辱骂声中，拔出我、架在脖颈之上。你的嘶吼响彻天际，愤怒凄清得让人几乎不敢直视你的视线——除了我，因为我感觉到那包含绝望的泪水滴在我的剑身上，顺着剑槽滑到了剑尖，滴在了这片无情的土地上。“为什么仍是这样？在光芒背后，难道尽是苍凉吗？”我自问，无人回应。眼看你受屈辱，眼看你被诬蔑，眼看你……眼看你又一次离我远去，再也不归。我静静地呆在你曾经停驻过的房间中，无声地与你的气息一起，回忆着你的过去。至今我仍记得那感觉，湿滑冰冷得几乎让我战栗。这一次，你与我交流，用你的泪；我与你交流，用我的魂。

呐，我就要消散了。这一次，是真的要离开了吧。抱歉呢，陪伴了你三生三世，却还是没有帮到你。不过，要说再见了，还是有点舍不得。你以后要好好过。没有我在你身边听你倾诉、与你畅谈你最尊崇的英雄气概……我的英雄魂啊，你会寂寞吗？下一世，可别再像前三世那样“傻”了。保重，我走了，再见。

## 古镇家园旧事杂忆

本报特约撰稿人：任友琼

(上接10月4日第9版)

### 老屋收藏情结

根据地方志记载，笔者高祖任艾生继承家学渊源，也是当时江南一带著名的书画家和收藏家。听祖父辈的人说，他家里一直是文人墨客高朋满座。笔者自幼和姐姐一起，每天放学后，在南幢的西厢房，由家父幼时的启蒙老师鲁吉荪来补课，兼讲传统文化和蒙学课本。鲁先生博通文史。西厢房有一个双层的樟木壁橱，珍藏祖传的古籍善本，包括宋刻百衲本《资治通鉴》及宋刻世经堂《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还有唐人写本残卷、宋瓷、明清字画、古钱币等古董。我亲眼看到，家父每年都要打开书房内的这个双层樟木壁橱，取出古籍，晒晒后又放回去。印象中宋刻本是秀楷字体，纸墨相发，就像是用刀子雕刻出来的一样，轮廓非常清楚。据鲁先生说，这些古籍善本和书画文物，历来被收藏家誉为传世珍品。

上述任艾生收藏的唐人写本残卷中，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黎庶昌在日本发现的《玉篇》写本原卷。他在日本影印出版的一系列《玉篇》写本残卷，就是据此原卷仿刻的。任艾生对于黎庶昌出使日本期间，利用各种渠道，搜罗典籍，抢救散失在海外的中国古籍和铁书，提供了很大的资助。黎每有收获，恒述其源流，考其版本，并以高级纸张印刷。黎于

1890年任满归国。《玉篇》是南朝梁陈之间苏州人顾野王所撰，是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第一部以楷书为主体的字典，也是我国继《说文解字》、《字林》后又一部重要的字书。《玉篇》原本散失不全。唐人写本残卷的释义完备，引证丰富，且保留了大量顾野王的案语。黎庶昌与任兰生任艾生兄弟是至交，任兰生去世后，黎庶昌与任艾生合撰的《任学士功绩录》问世，其文章多经世之言。

1949年，笔者小学毕业后即离开同里，考入苏州市三中前身晏成中学。正好朱季海先生在晏成教国文课。朱先生是章太炎最后的关门弟子，与黄侃、鲁迅同门。父亲为了让我见识真才实学，就借住在朱府照顾楼，请他教我中文和英文。我高中毕业后又离开苏州，到北京上学，然后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其间经历十年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机会旅居海外。文革结束后，传统的国学又得到重视，季海先生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保存的黎庶昌、任艾生合撰的《任学士功绩录》刻本，得知任艾生老宅保存有“黎本”仿刻原卷的原始资料后，非常关注，认为写本所根据的底本，应当是唐代孙强增订删注前的《玉篇》原本。但是“黎本”仿刻原卷时作了不少改动，对其校改未作“校勘记”交代，把原卷不误之处改错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他希望能有机会亲自加以整理。他以全国训诂学会资深顾问的身份，以当年大师兄黄侃校勘段注《说文解字》为例，讲解注有“段未见”字样的许多地

方的重要发明，阐明“黎本”《玉篇》的校勘也必不可少。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季海先生，任艾生那个藏书的壁橱已经不存在了。下面就简单讲一讲南幢房屋的经历，以及那个令人悬念的壁橱的故事吧。

亨复堂房屋分为南幢和北幢，此外还有亨复堂公产。南幢的房产于民国9年（1920年）左右翻建。翻建的房屋主房是五楼五底，东、西各带弄堂间，南部两边有大的2开间厢楼，厢楼与主楼间都有小天井，此外还有一些附房。亨复堂南幢房产至解放前归伯父和家父所有。笔者是在1949年离开同里的。弹指一挥六十年，转瞬一个甲子过去了。回国探亲访友时，忽发旧地重游之想，如今交通便利，今非昔比，苏州同里之间，轻松来回旅游只需半天时间。我顺便看看北幢叔叔任孝逵的房子。因为当年我在北京上学时，每逢节假日，经常到叔叔家去。当时叔叔在外交部任职，他年轻时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清华大学生。他在1982年去世。现在我的四个堂兄弟都在北京成家立业，也是数十年没有回过家乡。早先他们一家的北幢老屋，已被改造成为民居客栈。

亨复堂南幢房地产，在落实房屋政策时，为伯父和家父的共有财产。笔者长期旅居海外，间或有机会回上海、苏州探亲访友时，拜访堂兄并会见堂侄和侄子，大家都是濂史公的后代，都是亨复堂南幢房地产的共有人和受益人。大家的共同愿望是我们家族一定要在家乡留一个根。而房子就是家族的根。南幢整个房

子，在1949年房屋原主离开时是关锁的。房主分别住在上海、苏州。1966年文革开始后，房管所派人修理房屋时，拆除上述西厢房双层樟木壁橱。在场亲眼见证此事的有房管所经租的租户宋全生及其外孙。幸运的是，该当事人外孙现在人还在。笔者在访问他时得知，他自幼与外公住在一起。据称当年他看到房管所从双层壁橱中取走的东西，印象最深的是有银元两大包，还有大量古书和古董（即唐人写经——笔者注），至于字画、黄纸等等，他一记忆不清了。他说当时房管所人员叫宋全生签字证明取出地点、时间，但外公不会写字，就叫外孙代为盖章云云。

家父生前曾通过地方政协部门，向同里房管所询问上述之事。但复信内容只确认66年修理房屋时取得两大包银元，已上缴“吴江财清组”云，其他文物则下落不明。现在笔者正在通过吴江博物馆，进一步追查这些国宝级文物的下落。任艾生撰写的《惠泉鸿爪》一书，谈及他的毕生收藏情结（该书在古籍善本网列为珍本，据称该网提供古籍善本印本的代购服务）。苏轼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袁枚也有诗：鸿爪春泥迹偶存，三生文字系精魂。希望祖先精心收藏的国宝神品，最终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但愿我们勿忘国宝——牢记我们永远是炎黄子孙！但愿我们珍爱国宝——就像善待我们的母亲！

<完>



## 印第安那大学医学集团 IU Health Physicians

**Family Medicine  
家庭医学  
Sports Medicine  
运动医学**

317-890-5500

9650 E Washington St, Suite 100, Indianapolis, IN 46229

周一, 周四: 7am - 7pm  
周二, 周五: 7am - 12pm  
周六: 9am - 1pm

周末看病, 方便病人  
一站式服务, 快捷省力  
(化验, 各项检查, 取药)

### 毛海洪 医生

Haihong (Henry) Mao, M.D., M.S.



### 《蘇鴻堂》SUHONG CLINIC

**Acupuncture & Chinese Medicine**

营业时间: 请预约 Appointment only,  
**317-426-8862 & 317-340-4049**

Email: shclinic@gmail.com  
4010 W 86<sup>th</sup> St, Suite P,  
Indianapolis, IN 46268  
(Michigan Rd. 往西两个红绿灯, 路北)

本店由执照中医师萧苏红辩证施治。主治: 中医内、妇、儿科及各科杂症。治疗包括: 针刺、温灸、火罐、中药、熏蒸及按摩等。

《iTalkBB 电话》《魅力中国电视》印第安纳特  
约经销商 联系人 **Richard Huang 317-457-5068**

房產中介  
Vital Equity Realty  
房屋貸款  
Optimum Mortgage  
金融理財  
Financial Planning

## 陈潇

**Chen, Xiao**  
317-529-5562  
investindy@vitalequity.com

### 维修服务

**Bin's Maintenance Service, LLC**

张滨

十余年印第安纳州店  
铺装修、住宅建造、  
维修经验。精通水、  
电、木工、抽气回风，  
擅长解决疑难问题，  
精装修地下室。

317-987-8758

## Asian Snack

3605 Commercial Dr.  
Indianapolis, IN 46222-1681  
(in Saraga)



天津小吃

317-297-1072